



破
門

は
も
ん

黒
川
博
行
著

鄭
民
欽
譯



黒川博行 著

郑民钦 译

はもん
破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1102

HAMON

© Hiroyuki Kurokawa, 2014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4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门/(日)黑川博行著;郑民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2090-1

I. ①破… II. ①黑…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9936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翟 灿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2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625 插页1

版 次 2017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090-1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1

把玛奇放进鸟笼,换好鸟食和清水,关闭空调,然后离开事务所。乘电梯到一楼,瞧一眼信箱。里面有一张广告,手写的歪歪扭扭的烂字:“你相信奇迹吗?——不治之症治愈了,彩票中奖了,与心上人结婚了,事业获得巨大成功了。一切都心想事成。请务必参加我们的集会。奇迹真的存在。创造奇迹协会大阪支部”。另外还附有一张画得极其潦草的找不着北的地图,一看就知道大概是某个招摇撞骗的宗教组织。难道还有人受他们的诱惑吗?不治之症得以治愈还有点诱惑力,但结婚这种事,谁都可以的吧……

他把广告揉作一团扔进走廊的花盆里,走出福寿大楼。门口停着一辆宝马。银白色的宝马 740i。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去哪儿啊?”

镀膜玻璃的车窗落下来,大背头、无框眼镜、一身黑西服、深灰色领带的恶魔露出脸来:“才六点刚过,你就不好好干活啊。”

“我可是准点下班。”

“下班?你要知道,这是有百人员工的公司,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个体小店铺。”

真倒霉!要是六点前走就好了,不至于遇见这个混球。

桑原问道：“你喜欢电影吗？”

“不喜欢。”

“瞎说。我听你说你一年看一百部 DVD。”

“我说过这话吗？”

这小子对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记得可清楚了。

“你这种闲得发慌的穷人，也就是看租借录像带来打发孤独。也没有女人能一起去电影院的。”

“你到底怎么回事？是给我找不痛快来的？”

“我是给你送活儿上门来的。谢谢我吧。”

“活儿？什么活儿……是建还是拆？”

“上车吧，站着不好说话。”

“站着的是我，你不是坐着吗？”

“甭给我耍这种小聪明，不然好不容易到手的工作就吹了。”

“吹就吹呗。”他打心眼里不愿意和桑原一起工作。

桑原放低声音说道：“二宫，算我求你了。上车吧。”

这个人唯我独尊，惹怒他会暴跳如雷。二宫只好坐进副驾驶座。

车子静静地启动。

“这是老式车。”

这辆车是七系列，三年前产品更新换代，二宫说道：“这种老式车不合适你这个豪车癖吧。”

“二哥说我了，说我的车比老大的车还神气。”

“老大是什么车？”

“丰田世纪。”

“丰田世纪不是比七系的要高级吗？那是十二缸车，这是

八缸车。”

“别这么啰里叭唆的。我对车子已经厌烦了。”

“嘿，是吗。”

二宫心想，可能桑原的来钱路子比以前少了。由于长期持续的经济萧条，二宫的经营也大受影响，七月已经过半，今年的销售额还不到二百万日元。抛去事务所的房租和开支，肯定亏损。从母亲那里借来的钱，尽管她没有开口催促，也已经超过八十万日元。

车子来到四桥路，沿着五车道的单行线一路往北。

“这是去哪儿啊？”

“请你吃饭。”

“谢了。”不知道今天刮的什么风，“你说有什么活儿？”

“电影。拍电影。”

“拍电影？不会是看电影吧？”

“制作……制作电影。”

“你吗？”

“不是我。是制片人。”桑原显得不开心的样子，“这个人叫小清水。是老大的老相识，当过V电影^①的制片人。”

桑原说，V电影最近业绩下滑，数量急剧减少。小清水的本行是电影制片，现在光靠这个吃不上饭，结果办起了艺人培训学校。

“大概二十年前，老大还是若头^②的时候，有一天，东大阪的弹珠游戏房的掎客把小清水给带来了。具体谈了些什么我不清

① 东映公司推出的低成本电影，不在影院上映，以租赁为主。

② 若头，暴力团里的职称，一把手称为组长。若头是“子分（部下、党羽）的头目”之意，现在一般是组里的二把手，所以称其为“二哥”。所管辖范围广泛，权限极大，多被视为组长的接班人，一般配有多名助理。

楚,可是老大决定用帮里的钱给小清水的电影投资。那一次马马虎虎算是投中了,赚了大约三百万日元。老大尝到甜头,后来又接连投资两部电影,可是都血本无归……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子,玩电影就是赌博。押得对不对,不到放映不知道。我那会儿在堺,没见着,不知道究竟怎么样。”——“堺”,指的是大阪监狱吧。

“V 电影拍的几乎都是黑帮片吧。”

“好像恐怖片也很多。”

“二蝶会第一次投资的那部片子叫什么名字?”

“《大阪顶峰战争·帮主的赎金》,高风刚志主演。”

高风刚志以前人称 V 电影的老大,经常在粗制滥造的黑帮片中担任主角,最近出演了电视剧。他的表演富有个性,是二宫喜欢的演员。

“你看过吗?《大阪顶峰战争》。”

“黑帮片的情节都差不多,就是看过也记不住啊。”

“麻将电影怎么样?《天和之鹰》。”桑原说这是继《大阪顶峰战争》之后投资的电影。

“麻将跟电影不搭界吧,虽然《麻将放浪记》还不错。”

“这《麻将放浪记》是什么电影啊?”

“你不知道吗?阿佐田哲也原著,和田诚导演的黑白片。”

“你是电影癖吧,连黑白片也看吗?”

“《七武士》《保镖》《椿三十郎》《天堂和地狱》,都是黑白片啊。”

“别不懂装懂的,你说的这几部不都是黑泽的吗?”

“我喜欢黑泽明啊。要是让他拍武打片,那是绝对顶级。”

“你说的是《无仁义之战》吧?那是日本电影的金字塔。”

“金字塔……什么意思？”

“你够二的啊。连金字塔都不懂,还谈什么电影!”

桑原这个人就是这样,稍微逗他一下,就立刻趾高气扬。

桑原的车子从长堀街右拐,到松屋町,在一家名叫“加尔各答”的印度餐馆旁边的自助投币式停车场停车。

“是请我吃咖喱吗?”

“咖喱不行吗?”

“那倒不是,不过你给人的形象,应该是牛排或者寿司什么的。”

“法国菜、意大利菜我也吃,今天是印度菜。”

下车后走进“加尔各答”,闻到一股焚香的茉莉花香味。墙壁上张贴着印度的招贴画,天花板上缀满假花,地板上铺着聚氯乙烯地砖,桌椅也都是廉价货。桑原选择靠窗的餐桌,要了一瓶生啤。

“随便吃。点你喜欢的。”

“先来一份天多利烤鸡吧。”

二宫翻开菜单,本想尽量点贵的菜,可是印度咖喱菜都贵不到哪儿去。叫来服务生,点了东方色拉、大蒜汤、三味香辛料煎鸡蛋、炸鸡肉三角包、天多利烤肉拼盘、绿咖喱,还有两张饅。

“你点这么多,吃得了吗?”

“你也吃啊。”

“我刚才吃过啦,烤鳗鱼。”

“你早说啊,省得我点这么多,跟饭桶似的。”

“我就喜欢瞧你这吃相,要是剩下来,就把你的大嘴巴撬开,连盘子整个都塞进去。”

二宫把话题岔开：“算了。还是说说刚才的事，拍电影是怎么回事？”

“噢，这事啊。”桑原叼着香烟，说道，“上个礼拜，小清水到毛马的事务所来了。一副落魄的模样，穿着皱皱巴巴的西服，我心里琢磨这‘一百瓦’来干什么，他竟然说想见森山老大。”

“一百瓦是什么意思？”

“电灯泡啊。”

“他秃头吗？”

“贼亮。”

“这样啊。”

“老大去总部参加例会，不在事务所。小清水说自己是老大的朋友，所以不能不理他，二哥和我就在会客室里听他说明情况。”

小清水隆夫掏出印有“影视制作发行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字样的名片，然后把策划书放在茶几上。策划书封面上写着“电影·传媒双向策划书《冰凝之月》”，内容有公司介绍和作品概要，以及主要出场人物的角色形象。

“《冰凝之月》是原著的名字，羽田弘树的硬派推理小说，正在韩国和日本上演舞台剧。讲的是韩国中央情报局和日本的刑警联手追捕从朝鲜潜入日本的间谍的故事。小清水说有飞车追逐、枪战的场面，非常精彩。”

“有剧本吗？”

“没呢。正在写。”

剧本是三宅芳郎，导演是千叶浩司。——二宫听都没听过的名字。

“制作费多少？”

“说是要三个亿。”

“那二蝶会出资多少？”

“老大不出钱，被上次赌输给弄怕了。”

“不出资也能拍电影吗？”

“二哥跃跃欲试，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他说他掏钱。”

“这么说，不是二蝶会，而是岛田组的钱？”

“是这么回事。”

二蝶会是神户川坂会的直属团体，成员大约六十人，其中五个骨干还有自己的“组”。岛田是二蝶会的若头，但回到自己的组里，就是三级团体岛田组的老大。岛田组的成员现在应该有十二三人。

“小清水能说会道吗？”

“不觉得啊，没把一百万说成一千万两千万那样吹得神乎其神。所以二哥才感兴趣。”

“岛田出多少？”

“这个吗……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总得有一千万吧。”

“电影就看票房，要不叫座就全完了。”

“我对二哥也这么说，他反过来让我紧紧把住制作，一定要拍成叫座的电影。简直是胡来，我那天要是不在事务所，也摊不上这倒霉事。”

二宫越听越觉得有意思。桑原的倒霉就是二宫的快乐，最好让他再痛苦点。

生啤来了。桑原立即伸手端起来，一口气喝下将近一半，然后点燃香烟。

“你开车，喝酒行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也喝。”二宫举手招呼服务生。

“你傻啊，你是我的专职司机，酒驾行吗？”

这臭小子，一开始就没安好心，打算让我开车……二宫一生气，从桑原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用桑原的打火机点烟。

色拉、汤和炸鸡肉三角包端上来了。量都很大，炸鸡肉三角包有五个。二宫让桑原吃，他说不吃炸的东西，没有动手。

“你干吗把我带到这儿来？不至于是为了雇我当你的专职司机吧？”二宫一边喝汤一边问，大蒜提味，汤还真好喝。

“前年我们一起去朝鲜，二哥知道这件事，就说让你审查剧本。”

“我是搞建筑咨询的，隔行如隔山，搞不了这种事。”他不想回忆在朝鲜的那些事。

桑原让自己吃了不知道多大的苦头，在中朝边境的豆满江遭到朝鲜边防军的枪击，差一点被活埋在东三国公寓建筑工地的地基坑里。还不止一两次被与桑原敌对的黑社会组织监禁起来，弄得死去活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惹不起躲得起，二宫发誓即使山崩地裂也不再和桑原接近，可这个瘟神总是找上门来。

二宫摇摇脑袋：“反正我干不了这电影的工作。没戏。”

“我也不想和你这样的葫芦瓢一起干活。”桑原冷笑道，“可二哥说把二宫也叫来。”

“什么审查剧本，强人所难的好意，接受不了。”

“是吗，这样的话，你就直接对二哥说吧，告诉他这是强人所难。”桑原在手机上拨号，然后递给二宫。

二宫只好接过手机，一放在耳边，忽然听见传来大声的应答：“二蝶兴业。”

不仅是二蝶会，所有的组事务所都如此，电话铃声响一次，就要接听，大声简洁地自报家门：××组、××会。这是规矩。

“我是二宫企划的二宫。岛田二哥在吗？”

电话切换过去。

“是启坊啊。”

“好久没有联系，身体好吗？”

“说不上好，不过还打高尔夫。有时间一起去新地^①转转啊。”

“谢谢，那就请您带我去。”

岛田一直对二宫很关照。二宫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岛田经常来家里玩花纸牌，很是热闹。二宫总是喜欢坐在角落里观看这种赌博，有时替他们买烟买酒，弄点跑腿费。

岛田叫二宫为“启坊”，经常带他去游乐园、赛马场或赛艇场。二宫在学校的作文里写自己长大以后，想成为赛马的骑手或赛艇的选手，为此班主任还问过二宫的母亲，说这孩子平时都玩些什么。现在想起来，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启坊，桑原把事情和你说了吗？”

“说了。就是电影的事情吧。”

“我对桑原说了，你们俩去过两次朝鲜，让他合作搞剧本。”

“您认识那个名叫小清水的制片人吗？”

“算是认识吧。我以前在他制作的电影中跑过龙套。”

“是《大阪顶峰战争》吗？”

“对。演南街的酒吧里的调酒师。”

二宫笑起来，他第一次听说岛田还演过电影。岛田年轻的

① 新地，指新开发地带的妓院。

时候，留着飞机头，穿着背上绣了各种图案的夹克衫和牛仔裤，血气方刚，朝气蓬勃，还老是用梳子梳头，调酒师这个角色大概是他主动要求的吧。

“有台词吗？”

“没有。穿一件衬衫，系着蝴蝶领结，给主角点烟，就这个动作。”岛田说他现在还有这部电影的录像带。

“什么时候让我看看录像带。”

“不行不行。有损形象。”话筒里传来岛田的笑声。

“现在我和桑原在一起。”

“哦，启坊，那你就替我好好照看他。”

“我可不管用。”

“不管用也没事，桑原这个人做事不会瞻前顾后，只顾往前跑。你看情况给我刹刹车。”

“这刹车……”二宫觉得事情很微妙，不容乐观，正打算推辞，岛田说道：

“电影拍成挣了钱，也给你分红。”

“不是，这当然好，可是……”

“好了，就这样吧。”岛田挂断电话。

桑原问他怎么说的。

“他说让我照看你。”

“什么啊，谁说要你这个窝囊废照看我啊。”

“岛田说的。”

“二哥这个人啊，要说打架，一个顶两个；要说弄钱，一个顶半个。他对钱把得不严，所以我当他的总代理和小清水讨价还价。”桑原突然话题一转，“嘿，你快点吃啊。这可都是你点的。”

“好了好了，用不着你说，我吃就是了。”

当二宫正满嘴嚼着炸鸡肉三角包的时候，煎蛋上来了，这个菜的分量又是几乎把整个盘子盖住。

“其实我点的菜也有你一份。”

“烦人！给我点的那份，你付钱。”

桑原对着天花板吐出一口烟雾。

咖喱菜吃到堵住喉咙口，两人才走出餐馆。桑原把车钥匙扔给二宫。二宫坐进宝马的驾驶座，调整好座位，发动引擎，离开停车场。

“你真无法无天，不系安全带吗？”

“要是系上，吃的东西都得吐出来。”

“你敢！要是在我的车里吐，我就把你的脑袋按下去，让你把吐出来的东西吃回去。”

“我可不是人体吸尘器！”二宫气得简直屁眼冒火，问道，“去哪儿？”

“阿倍野。直走！”

“去阿倍野干什么？”

“烦人！什么都要问。去小清水的事务所。”

“是审查剧本吗？”

“不是说了吗？剧本还没写好。让你和小清水见见面。”

“其实见不见无所谓。”

“我说什么，你都跟我对着干，真是太任性了。”

其实任性的正是桑原，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精神亢奋，东奔西跑，对二宫的一举一动都吹毛求疵，肯定是血压升高了不少。

桑原说，车子从松屋町街南下，在天王寺动物园左拐，驶入谷町街，过天王寺站，在近畿铁路前面的十字路口右拐，然后进

入旭町红绿灯前面的大楼。

宝马车停在地下停车场。这是一个低矮的小型停车场,混凝土柱子和墙壁上到处都是裂缝,只是抹上一层灰浆。

下车往里走。桑原拉开铁门。电梯里很狭窄。

看样子这幢建筑物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二宫说道:“这楼房真寒碜。”

桑原按下电梯的按钮:“我也是第一次来。”

“要是地震会倒塌的。”

“怎么不把你埋在下面……”

“不是有你陪着吗?”

“要死也不想和你死在一起。”

“我也这么想。”

电梯门打开了。到了七楼。昏暗的走廊顶头,黑红色的门上贴着一块写着“FILM & WAVE”的金属板。

桑原敲了敲门,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的回应。他们进入房间。

杂乱无序的事务所。除了百叶窗,其他三面墙壁前都摆满了铁柜和钢制陈列架,纸箱层层摞起来。四张办公桌,桌面上堆满了书籍和胶卷。黄头发女人从电脑键盘上抬起头,问道:“您是哪里的?”

“二蝶兴业的桑原。约好七点半来。”

“是吗……”

“小清水先生在吗?”

“正在会客。”女人看着屏风,里面好像是会客室。她问道:“是在这儿等一会儿吗?”

“没办法,等吧。”没想到桑原这么老实,要是平时,他早就

嚷起来了。

“那二位请坐在那边的椅子上吧。”

“不好意思。”桑原拉过一把铁椅子坐下来。二宫也坐下来。

“小姐，你没演过电视剧吗？”

“没有。”

“小脸蛋，身材又好，我还以为你是演员呢。”言不由衷的假惺惺的奉承话，但女人立即绽开笑容：“喝咖啡吗？”

“好啊，我要黑咖啡。”

“这一位呢？”

“加牛奶就行。”

女人站起来，高个子，白色针织衫、花裙子。那裙子紧紧裹着腰肢，短得几乎能看见裤衩。光着脚丫，一双粉红色的鞋子。

二宫看着女人的背影，说道：“你叫人家小姐，她很受用。”

“记着啊，好听的话和恭维不上税。”

“不过，那副模样当演员也还可以吧。”

“说你没见过世面吧，就那模样，到新地的夜总会遍地都是，一抓一大把。”

“年龄不到三十吧？”

“恐怕得过了吧。”

“是我喜欢的类型，作为恋脚癖。”

“随你便，恋脚癖也好，恋乳癖也好，专心一个啊。”

这时，门打开了，两个男人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互相道别后，其中一个人走出事务所。

“实在对不起，让二位久等了。”身穿淡褐色开襟毛衣的小胖子对桑原低头表示歉意，“临时来客，推不掉。”

他红脸蛋，圆脑袋，头顶光秃，像打了一层蜡，油光锃亮。戴着玳瑁框架的眼镜，白胡子，六十五岁上下。

他说：“请到这边来。”

大家走进会客室。房间虽小，却整齐干净。一张玻璃圆桌和几把本色木头绒面沙发摆成会客的样子。

“初次见面，我是小清水。”

小清水递来名片，二宫也掏出名片交换，然后坐到沙发上。

小清水把眼镜挪上去，看着名片，问道：“二宫先生不是二蝶兴业的人？”

“我是搞建筑咨询的。”

“那二位是什么关系啊？”

“以前我父亲是二蝶兴业的，我从小就受到岛田先生的关照。”他没有提自己与桑原那种难以了断的恶缘。

“二宫和我去过两次朝鲜。”桑原说，“平壤、开城、图们、罗津……对当地的情况多少还是比较了解的，觉得可以合作写剧本，就带来了。”

“这下子有把握了。”小清水点点头，“读过原著了吗？《冰凝之月》。”

“还没有。”

“朝鲜间谍回忆的场景是平壤市街。因为无法去实地拍摄外景，只好在韩国相似的街道上拍摄，主体思想塔和凯旋门打算利用电脑CG技术。想听听二位的高见。”

“这好办，你随时召唤。”

二宫说道：“《三丁目的夕阳》什么的，背景都是用CG。”

“你知道得很多嘛。”小清水笑道，“不过，CG费用高，还是尽量实景拍摄。”